

一寸山河一寸血

——纪念大荒坡暴动 90 周年

孙克新

引言：在北京革命博物馆“第二次国内革命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示意图”，图上有一处不显眼的红色火炬，旁边注示三个字“大荒坡”。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寨县调研时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这花团锦簇，草长莺飞的春天，生活在这片 2946 平方公里的固始人民，怎能忘记 90 年前，即 1928 年 3 月 18 日，在固始、潢川、商城三县结合部的固始县马岗集乡曾营村大荒坡，由中共南五县特委书记汪厚之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牺牲 30 余人。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为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起到预演和先导作用。我们无数先驱对党有着坚强的信念，表现出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已将希望的种子撒向人间，教育和影响着固始儿女。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换来了人民幸福安康，笑语声欢；换来了清风明月，朗朗乾坤；换来了直管固始，进步发展。

荒 坡 血 泪

在“鸡叫狗咬听三县”的大荒坡上，居住着六、七十户人家，三百多口人。由于距离周围集镇较远，农友们出于贸易的需要，便在农户集中的地点摆摊设点，卖些蔬菜鱼肉之类，天长日久，形成了一座无名小集，人们来这里贸易时，就习以为常地说：“赶大荒坡去”。从那时起，这个穷乡僻壤自然就热闹起来。隔日逢集时，不长的街巷里熙熙攘攘挤满了赶集的人群。菜挑子、鱼笆子、豆腐挑子、肉架子、布案子以及卖针头线脑的满集都是，粮坊、糠行、柴禾行各占南北梢门。每年春夏之交，货物更是齐全，交易五花八门，卖桃李的论堆不论个，卖竹笋的论把不论斤，卖秧马、杨杈、木锨、大扫帚的堆积如山，卖牛、驴、骡、马的拴满根绳。真乃是货畅其流，生意兴隆。

然而，进入民国时代，荒坡集开始冷落荒凉，集巷空荡，买卖稀少，赶集人群那股热闹劲再也看不到了。到了大革命时期，更显得十分萧条。大荒坡这个“贸易中心”在农友心中渐渐淡薄，慢慢消失。兵荒马乱，土匪四起，使得集上小商店几乎全部关闭。过去那几家最大的山货店、大米坊，也因遭到民团、土匪的多次“光顾”，被抢劫一空。几十户衣衫褴褛的农民苦不堪言，几堵被烧得破烂不堪的茅舍断墙更显现出凄凉可惨的景象。大荒坡的这个变化，是阶级压迫的

结果。

上面曾说到，因为这地方距县城较远，当地豪绅地霸比别处更为恣肆，任意妄为。这里有个霸主，其人家富心贪，凶暴残忍，居家为一乡之害，把大荒坡搅得齠菜不生，鸡犬不宁，人人惧惮，个个收敛。当地农民比喻他是“黑蟒口中舌，黄蜂尾上针”。这个人便是大地主、大恶霸、国民党反动派党棍张秋石。

张秋石四十来岁，武夫出身，妄自尊大，生就獐头鼠目，满脸凶相，一个瘦长而弯曲的身子，活象条大海虾。为人奸诈狡猾，诡计多端，终日在家设谋运局，为非作歹，树置心腹，专害异己，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共反人民老手。他住在大荒坡东侧的张上寨，统治着这方圆十几里九村十八庄的人民群众。寨子周围有深达一两丈、宽有五六丈的壕沟环绕，沿着壕沟砌有一丈多高的围墙，就墙盖上房屋，四周相连，浑然一体，形如卧牛，好似一座魔鬼的宫殿。三个岗楼式的碉堡，分布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居高临下。碉堡里有二十来支洋枪土炮，大门楼左右侧墙壁枪眼密布，森严壁垒。在张秋石看来，这寨子易守难攻，再保险不过了。常常洋洋自得地对他的心腹说，就凭借这些工事，共党分子休想动我张家的一根毫毛。为了修筑这座张家寨，张秋石拉佃户、抢民财，吸尽了大荒坡一带人民的血汗，多少无辜的群众，累伤筋骨，积劳成疾，有的家贫如洗，背井离乡。而张秋石却

在他那积善堂背后，心毒手狠地加倍对劳苦大众进行剥削、压诈、迫害，大荒坡人民陷入了血和泪的悲惨境地。

那是 1925 年，建国豫军任应岐部进驻固始不久，张秋石拉心腹，聘亲属，搜罗一伙地痞流氓，拼凑起一支 30 多人的土匪队伍，在大荒坡办起了民团，爬上了民团中队长的宝座。他摊派粮款，购买枪弹，扩充反动武装。那时节，张秋石手下的狗腿子，象催命鬼一样成天掂着棍子，带着绳子，到附近各村催粮要款，没完没了，犹如担雪填井，再没个满足的日子。东西交迟了，或是给少了，动不动就给扣上“通共谋反”的帽子，七手八脚地把你一捆，拉到张上寨，到那里一不见官，二不过堂，毒打之后，吊到梁上，叫村里的人拿钱去赎，说是“赎肉票”。三天不去赎，就用竹扫帚点火燎阴裆；五天不去赎，割下一只耳朵，用纸包着捎到你家里，说是捎个信；七天不去赎，就是“死票”，要拉出去砍头、活埋，或是把你五花大绑推到春河里。

这个家伙是大荒坡一带的地头蛇，他穷凶极恶，鱼肉乡里，设谋伤害，恶贯满盈。他仗着身边豢养的 30 多个打手，掌管着 30 多条枪支，横行霸道。他贪心不足，明抢暗夺，随意向外扩张，霸占了附近的四、五百亩土地，恨不得有“鸦飞不过的田宅”，是固始县西南乡的“土皇帝”。

张秋石对佃户的剥削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粮租外还征收肉课、鸡课、鹅课、鸭课、鱼课、芝麻课、花生课、豆

子课、棉花课、稻草课。交课时，大斗进、小斗出；大秤进、小秤出，有的“出九进十一”。有年大天旱，烈日当空，赤地千里，禾苗枯黄，农田龟裂，颗粒无收，哀鸿遍野。张秋石有一个陈姓佃户，因交不起地租，被抓到张上寨，二百大板打得遍体鳞伤，血肉狼籍。寨子里的帮工汉、穷丫头们见此惨状，无不伤心落泪。有的愤恨地说：“作恶之家，必有恶报，张秋石害人如此，天理昭彰，怎不报应！”后来，这家佃户卖了亲生闺女抵租，才被赎了出来。回家不久，便怒气勃发，长叹而逝。全家人泪如雨下，哭天喊地，愤慨地喊道：“苍天哪，何日才有俺穷人出头的日子！”佃户们暗中流传着“种了张家田，好似上刀山”的话语。张秋石对穷苦百姓如此作恶，对共产党更是无比狠毒。

就是这个剥削人民、反动透顶的“土霸王”，曾公开扬言“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一次，有两个商贩来到荒坡集，硬说他们是共产党，将他俩绑起来刑讯后同时杀害，还抢走了财物。张秋石经常用这样的武力威胁老百姓，谁若反抗便处以酷刑，以至杀头。当地群众提起他，无不咬牙切齿。地方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张秋石，黑心肠，
又派款子又派粮；
杀人不眨眼，
好似害人狼；

塘里洗手鱼就死，
走过的路上草不长；
阎王爷啥时找他去，
人民百姓得安康。

在大荒坡一带，除了张秋石以外，还有叶××、姚××、陈××、韩××四家地霸。有的是土匪头子，有的任国民党的区长或保长。他们只占当地百分之十的人口，却霸占着当地百分七、八十的土地。在高额地租、残酷剥削的同时，还趁农民经济恐慌之际，放高利贷、重利盘剥，大发横财。1922、1925 两年大荒坡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农村收成只有三、四成，甚至有的颗粒未收。祸不单行，1927 年夏季又有蝗虫为害。当时大荒坡的天空一片灰黄，似乌云滚滚而来，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就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无边无际的飞蝗遮天蔽日而来。它们行动整齐，要往哪里飞（爬），就都往那里飞（爬），落到树上、堆一堆的，把树枝压得吱吱作响！爬到地里吃了这块吃那块，顷刻之间把庄稼连叶带秆吃得净光。看到这种蝗灾情景，人们惊慌失措，甚至痛哭失声。就在这一年，粮食匮乏，米价飞涨，农民没有隔夜之粮，吃糠咽菜，度日如年：灾民成群，破产度荒，卖儿卖女，惨不忍睹。很多农民逼得没法活下去，只有挑起筐子，领着妻儿老小外出逃命，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些胆大的就干脆把心横起来，抗租抗捐，准备跟地霸张秋

石等人豁上命干一场。当时也有少数人听说俄国革命成功了。建立苏维埃，人人有饭吃，个个有事做。又听说我国南方有了共产党，专门领导穷人打土豪、闹翻身。人们看到了光明，盼望救星从天而降，早日迎来共产党。大伙奔走相告，要投靠共产党去。当时群众的革命热情就象堆干柴一样只要有点火星，很快就会燃烧起来。

燎原星火

时光在战火硝烟中流转，人民在血泪深渊里挣扎。

漫长的黑夜终究要过去的，黎明的曙光必将普照人间。
淹没在苦海里的大荒坡，终于叫起了悦耳的鸡啼。

1927年秋天，一个丹桂飘香，景色宜人的日子。

在汉口通往潢川的山路上，步行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枣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嘴上长着一圈黑黑的胡茬，从镶着皱纹的脸上流露出朴实、坚毅的性格，使人一看便觉得是一个器量宽宏，内心忠厚而又饱经风霜的刚强男儿。他身着长褂，行走匆促，脚上的皮鞋把空谷中的砂石路面踩得咯噔咯噔作响。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员江梦霞同志。江梦霞同志为什么离开汉口来到潢川呢？这要从当时的政治形势说起。1927年夏季，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的武汉政府背叛了革命。党中央为保存革命力量，将集中于武汉的共产党员，作了有计划的疏散。除一部分派往苏联学习外，大部分党的骨干被派往各地作地下工作，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江梦霞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党中央所在地的汉口，被派往潢川从事农运活动的。

江梦霞，潢川县伞陂寺人，早期入党，曾任过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他受到通缉，被迫离汴去汉口工作。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党内又出现了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他们出于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屠杀政策的仇恨与愤怒，恨不得立刻推翻反动统治，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于是会议作出决定，我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关键”、“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以致发布命令：即使有一个党员也要尽力发动武装暴动。为贯彻上级指示，江梦霞经潢川县委介绍回到东乡伞陂寺一带开展农运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江梦霞向潢川县委建议，选择国民党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固潢商三县交界处的大荒坡为农运基点。潢川县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江梦霞化名丁化仁偕同徐智雨（化名余小三）去大荒坡加强工作。他们以教书为掩护，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张相舟一起组织农协会，为建立农民武装，进行武装暴动打好基础。这之前，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的张彦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大荒坡张家前楼的人，他回去首先介绍了他的胞弟张相舟参加了共产党。张相舟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热情很高，

工作积极，在当地发展了几个贫苦农民入党，建立了党支部。我党在大荒坡的革命活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这年秋天，庄稼歉收，张秋石所得的课租却有增无减。贫苦的佃农敢怒而不敢言，满腔怒火只能在自己的胸中燃烧，痛苦的泪水只能暗暗流进自己的心田。

面对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江梦霞偕同徐智雨等人日夜忙个不停。白天领着小学生读书，晚上和农民聊天，讲故事、教歌曲、宣传革命道理；拉家常、说笑话、启发农民觉悟。不大一间学屋，很快成为大荒坡周围青少年们向往的地方，农民们谈心解闷的聚集场所。

说来也怪，在学屋里，江梦霞本来教过几首革命歌子，可孩子们却偏偏最先学会的是穷人调。

穷人真是苦哎哎哟，
衣破没布补哎哎哟，
忍饥挨饿当马牛哎，
娘啊，瘦得皮包骨啦哎哎哟！

老娘病在床哎哎哟，
家里断了粮哎哎哟，
打个鸡蛋没有糖哎，
娘啊，喝点暖心肠啦哎哎哟！

黄狗汪汪叫哎哎哟，
小姑子往外跑啦哎哎哟，
推开柴门猛一瞧哎哎，
娘啊，逼债的又来了啦哎哎哟！

……

这歌声在大荒坡一带贫苦农民中传唱，革命的火种也在大荒坡一带贫苦农民的心头上升起了火苗。

经过宣传发动，秘密串连，没多久，荒坡附近的曾小营子首先建立了二十多人的农民协会。张相舟以这支农协会员为基础，以教识字为名义，在江梦霞所在学屋办起了农民夜校。

农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富人命好，穷人命薄”的逆来顺受的观念非常浓厚。有的甚至还说：“命若穷，掘着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穷富是命里注定的啊！”为了启发农友们的觉悟，在夜校里，江梦霞经常用通俗易懂的形象语言，讲解革命道理。比如他教识“農”字时说：“農”字头上两竖，就是说，农友们从早晨忙到晚上，头上栓着两根绳。这两根绳，一根是东家的课租利钱，一根是官府的兵饷款子。农友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割断这两根绳。教“工”字时说，中间一竖好比人，上下各一横分别比作天地，工人老大哥最有力量，头顶天，脚立地。农友们割断绳索，工农联合起来，不再受有钱有势人的欺压了。

一天，水营子农民袁会成，接到地保宋相斋送去的一张白条，白条上面是五十元的“指户捐”。并说“两天不给罚一倍，三天不给要捆人”。“天哪！大路小路有千条，叫咱穷人走哪条？！”因平常听说过丁老先生（江梦霞）讲的是穷人爱听的暖心话，还能替穷人出点好主意，于是锁紧眉头揣着白条，来到了江梦霞所在的学堂。一进门，只见十几个农民围坐在一盏豆油灯下，倾听江梦霞的讲解：“现在世道不公平，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士绅们坐的四领大轿，不都是穷人抬的吗？如果我们不抬他，他就坐不成。他们有钱有势，穷人没吃没穿，又怎能不抬呢？”

江梦霞似乎在反问大家，但又不要大家回答。继续说：“可是我们比一比，坐轿的和抬轿的谁的力气大呢？当然是我们抬轿的力气大，人也多。我们想，如果四个抬轿的联合起来，把一个坐轿的打倒，分掉他的土地，没收他的财产，不就没有坐轿和抬轿的人了吗？”

江梦霞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大伙儿都嘀咕起来了。有的说：“还是江先生说的在理。”有的觉悟道：“人世间的穷富之差、贵贱之分，不平之事，并非命里注定，而是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还有的说：“江老师的话拨亮了俺心上的灯，往后就是要振起精神，挺起腰杆，跟土豪劣绅们斗。”江梦霞趁这个时间，笑嘻嘻地拿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起水烟来。

“江先生，可是又怎样能把士绅们打倒呢？他们有枪有势，衙门里还有人撑腰啊！”

农民中有人这样发问了一句。

“对！你们问得好！”江梦霞把烟袋放下，站起来说：“现在这些当官的，仗着手中的枪，保护坐轿子的压迫我们穷人。可是我们比一比看，穷人多呢？还是当官的多呢？当然是穷人多。如果我们穷人团结一条心，组织起来，把这些家伙干掉，把枪杆子从他们手里夺过来，那么不就是再没有压迫穷人的衙门了吗？”

袁会成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心里豁然明亮：我们这些世代当牛做马的泥腿子，今天总算找到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在茫茫黑夜中，仿佛见到了晴朗的明天。他大腿一拍“这句句说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心里话，我跟着大伙一块走定了！”当场报名参加了农协会。由农协主席王会亭写张收条，就说款子交了。王相斋害怕农协会势力，此后再也没敢提这笔“指户捐”的事。

为了扩大宣传，因势利导，发动群众，江梦霞还为农协编写了会章：

“为啥受穷，因为不平；
团结起来，拧成一绳；
不受欺压，只靠斗争；
爱护农会，保守秘密；
听从指挥，统一行动。”

就这样，经过江梦霞艰苦细致的工作，到当年腊月，大荒坡一带，组织起黄集、水窝、三里庙岗、汤前湖等七处农民协会，会员达二百多人。

三 县 会 议

1927年隆冬，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几天几夜，山川田野，村庄屋宇，全都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雪幕之中，村里梧桐树的枝杈上，拖着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路边常青松的枝头上，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儿，大荒坡变成一个粉妆玉砌的银白世界。

就在离荒坡不远的一户人家，紧闭着黑漆大门，堂屋门东头一间套房里，有几个中年人围坐在一盆木柴火旁，聚精会神地商讨着大荒坡暴动的事，这就是潢川、固始、商城县委书记在这里举行紧急的三县联席会议。

河有源头树有根。潢固商三县为什么在这里举行联席会议呢？话可得慢慢从头说起：

当时荒坡集附近，有三家张姓财主。西北方的张下寨住着肉头地主张仲三，集东头的张上寨盘踞着地头蛇张秋石，正南方的曾小营子住着外号“七爷”的张献贵。三个财主各距二里之遥，形同螯腿。三户人家，同姓同宗，同祭一个祠堂。三家财主，勾心斗角，面和心不和。自从张秋石当上民团中队长以后，有权有势，侵占乡里，诈害亲戚，六亲不认，继而产生了霸占另两家财主土地的恶念。

财主张献贵有些文化，倾向革命，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我国历史大变革时代。清廷的腐败，民族的灾难，人吃人的

社会现实，使他对贫苦农民产生了深厚情感。他家有数十亩土地，比较开明，荒年头，他把粮食送给附近庙里的乞丐，下雪天把棉袄送给大荒坡集上的穷人。由于他周济难者，同情穷人，为人正直，仗义疏财，专爱打抱不平，所以在农民群众中颇有威望。方圆十里八里人家，谁要吵架争嘴，都得请七爷去说公了事，连当地农民参加的迷信组织“红枪会”，也都愿听他的指挥。

张献贵有三个儿子，长子张继武操家务，次子张彦武曾在武汉农运讲习所学习过。共产党员，“八七”会议后才返回家乡的三子张相舟，工作积极，担任的是中共大荒坡支部书记。在不久前潢川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上级党组织通知张相舟，要他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适当时候，在他家召开三县联席会议。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于这年冬季，在张相舟家里召开了三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人，除了三县县委书记，还有张继武、张相舟兄弟二人。会议的主持人是潢川县委书记易宗邦，大高个子，二十多岁，平顶头，大眼睛，他那长方形的黑紫脸庞，总是挂着笑容，当他最烦躁的时候，就把头上的帽子抓下来，在腿上攢攢，但脸上还是带着笑容。他穿着一身老蓝布棉袄裤，总是干干净净的。遇事善于思考、足智多谋。他的盒子枪，从来不挂在外面，老是挂在衣服里面，这次，却例外，把盒子枪放在会场前边的桌子上，以防

万一。会上首先学习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河南省委作出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组织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接着分析了豫东南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一致同意在大荒坡举行武装暴动。

固始县县委书记蔡仲美首先发言，“依我看，这一带是打游击的好地方，离此处不远就是起伏的土山，茂密的森林，多么适于树旗起义，我们建立游击队后，在这一带活动，若一县来攻，我们可以向另二县转移，有回旋的余地，看准时机克敌制胜。这又是三县的交界处，离县城各有六十里开外，没有公路，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有一年大荒披出了人命案，告到三个县的衙门也无人过问，所以人称三不管。”

固始县县委书记还没有说完，另一个县的县委负责同志接上了话茬：

“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我们主攻的目标就是张秋石，他手下有三十多条枪，夺得这批武器，可以扩大革命武装，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造条件。再加上七爷在这一带名声高，通过他可以串变大刀会、红学等群众组织参加暴动。何况和张秋石同宗近门，纵有越轨行为，开始也不会遭到毒手，可以给暴动以充分准备的机会。”

坐在桌旁的张家兄弟，一直在倾听大家的发言，也同时在思考，既不打断别人的发言，也不制止大家的议论。过了好一阵，等讨论气氛冷静下去，才望着大家说：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张秋石这家伙头顶长疮，脚底板冒浓一一坏透了。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四乡群众只要提起他，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恨不能扒掉他的皮，抽他的筋。”

联席会在紧张地进行着，为数不多的参加者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言，分别就暴动条件、主攻对象、战斗部署、准备工作等等，提出一些具体设想。

经过充分讨论，意见趋于一致，措施更加具体，已经到了作出决定的时候了。易宗邦这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两道剑眉一竖，一对虎虎有神的大眼睛环视了一下会场，从容而清晰地说道：

“根据讨论的结果，我先提出一个初步的想法，大家还可以作些修正和补充，务必使这一暴动方案更加切实可行。我的意见是：

- 1.决定在大荒坡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大恶霸张秋石作为斗争的第一对象。

- 2.积极做好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队伍、枪支弹药以及经费开支等有关事项。

- 3.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上级，批准后立即行动。”

.....

会散了，天放晴了，白雪皑皑的大荒坡，在阳光的照耀下，幻映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庙台红旗

随着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宣传贯彻，1927年1月中旬，湖北黄麻地区的数万农民武装一举攻克了黄安县城，这消息象关不住的春风一样，很快传到了大荒坡。就在这胜利喜讯的鼓舞下，大荒坡农协会主席曾日新，一下子把他亲手制作的“镰刀斧头旗”插到华祖庙台上。

华祖庙，座落在荒坡集的正中。传说，在很多年前，台上有座小庙，庙里住着个道士，他渴不喝水，饿不吃饭，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件道袍，手捧宝葫芦，内藏天下灵丹妙药。庙台附近的四面八方及至几十里开外的父老乡亲们，无论腰酸腿疼，长疮害病，总是百求百应，百用百灵。不知经过了多少个酷暑严寒，度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赶走了多少个病魔灾魑，普救了多少个良民百姓。后来有一个财主假装有病求得仙药到集市高价出售。道士气怒之下，一甩拂尘，羽化成仙，飘空而去。从此，凡求药治愈的患者，周围的信士弟子，无不跋山涉水前来朝拜。为纪念这位道士，大家慷慨募捐，雕塑了一尊华祖爷泥像。这位道士究竟有没有羽化成仙，无从查考，华祖爷神像今已荡然无存，只是插过红旗的庙台遗址，至今还留在大荒坡的土地上。

红旗在庙台上高高飘扬，大荒坡的泥腿汉子个个情绪高昂。有人在集上议论：“树的是农会旗。”也有的私下叽咕：

“旗上有镰刀斧头，树旗的准是共产党。”

张上寨的张秋石看到这面红旗，坐卧不安，六神不定，怕得要死，恨得到命。便赶忙召集手下喽罗，暗下毒手，要砍掉红旗，扼杀共党，破坏农协。可能是由于当时组织较混乱的缘故，共产党员和农协会会员辨别不清，所以张秋石一时认不出谁是共产党，无从下手。

这事很快被张秋石的团丁张大知道了。他是被逼去当团丁的。幼年时的张大，父亲给财主扛活，积劳成疾，累得吐血而死，他只好跟着母亲外出乞讨。有一次来到张秋石大门跟前，一条恶狗猛扑上来，将他咬住按倒，从腿上撕下一块肉，鲜血直流。母亲拾起一块方砖，一下子打到狗的脑门上，恶狗打死了，张秋石象一条发狂的疯狗大发雷霆，火冒千丈，把母亲打了一顿，并要一百元大洋赔狗。母亲实在拿不出分文，后来，张秋石便强拉着张大抵狗债，扫地放猪，挑水推磨。成立民团后，张大恨透了张秋石，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背地里告诉了农协会。

就在当天夜里，大荒坡党支部派人星夜赶到潢川，向县委作了报告。

潢川县委闻讯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先行下手。决定趁春节之前，来个突然袭击，打它个措手不及。于是，派共产党员胡日新、费醒初带领三十余人，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之夜，急速向张上寨奔袭而来。

张上寨的寨主张秋石，连日来，情绪烦躁，心惊肉跳。共产党员没找着，庙台红旗没砍掉，忧心如焚地密令侦探，布防设哨，连续操劳了几天，深夜感到疲惫不堪，身子酸溜溜的，需要恢复精力，以便在新的一天里再拟定捕杀共产党的狂妄计划。他有气无力地回到堂屋里，吃了几口小老婆亲手调制的母鸡海参汤，又惬意地抽了一筒鸦片烟，心神恍惚地钻进被窝，懒洋洋地进入了梦乡。

张秋石睡得香甜迷惘，正做一个有生以来最美妙的梦。梦见自己骑在一只长了翅膀的金元宝上，飞翔遨游在太空星群之间，脚下是璀璨的金山，泛滥的银海，而他正是占有着这一切的唯一主人。他在一夜之间骤然变成了一个富抵王侯的富豪，比民间传说中的那个拥有聚宝盆的沈万山还要富有。在惺松迷离间，又听说抓到一批共产党，上级提升他为固潢商三县剿共大队长。为了讨好上司，他决定亲自处决这批共产党。伸手提起枕下的二把盒子枪，掰开大机头，不料走了火，子弹飞到大腿上，哇啦一声惊叫醒来。

噹噹噹……“中队长快起来，外面有共产党！”张国四焦急地提高了母鸭般的叫声，顺手又敲了两下窗棂。听说共产党，张秋石浑身象筛起了麦糠。他心中明白：大部分团丁出门发财去了，剩下几支枪不管怎么说。也抵不过共产党！上寨守不住，性命也保不成，一切都完了。

狗急跳墙，人急生智。张秋石灵机一动，穿上便服，光

着脚板，顺着茅房旁边的一个阴沟，象屎壳螂一样连滚带爬地钻了出去。

时间已是子夜。

潢川党组织领导同志带领三十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张上寨，立即将寨子团团包围。但大门闩住，上了腰杠。庄园里一片漆黑，死一般的沉寂。于是几个同志搭起人梯，胡日新第一个抢先攀登。他那敏捷灵活的动作，赛过喜鹊登枝，缘壁而上，攀住墙头，脚尖一蹬，腰背一耸，两脚悬空荡起，一个鹞子翻身，登上墙头。越过围墙，翻进院里，下了腰杠，开了大门，进了寨内时，未见张秋石的踪影，看门的团丁也越墙而逃，竟一无所获。这时，胡日新、费醒初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农协会员面对这座枪眼密布，戒备森严的围寨，想起张秋石鱼肉乡里，杀害百姓的罪恶行径，不由得火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一气之下，人站在窗外，用枪杆插入窗棂内，乱枪打死了张秋石一家七口人，其中有他的母亲和祖母。

第二天，张秋石低搭着脑袋，如丧家之犬，面对七具尸体，象恶狗一样汪汪嚎叫，寨子里哭叫声、咒骂声、埋怨声、卷席巴、拿棉被掩盖尸体的人乱作一团。而当地穷苦百姓却喜形于怀，暗暗叫好。老农们私下议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张秋石作恶多端，罪该如此。”

巧 传 家 书

夜半，更深，人静，月寒。

从潢川县委办公室的两间草屋门缝中，透出一缕灯光。在一盏吱吱作响的棉油灯下，坐着潢川县委书记易宗邦，他披着长袍，手握毛笔，摊开白纸，正在伏案书写家信。信中写道：

父母亲大人：

敬禀者：

孩儿命运多舛，不幸遭劫，身陷匪群，苦何言哉！望速备银元六百，于五日内送潢川小南海卜卦先生处，逾期不至，儿身首分离，相见无日矣！

男 易宗邦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腊月二十三日，天空晴朗，寒气逼人。

座落在商城深山区的观庙小集，这天热闹异常，真是祭罢灶，年来到，女儿要花，男孩要炮，老头要买帽缨子，老婆要买鬃槌子。卖油条的叫热不叫凉，卖米糖的叫甜不叫苦。杀猪的，宰羊的，卖鱼的，买鸡的，人来人往，农贸交易，好象赶庙会一般。

易宗邦的家住在集南端，他的父亲易三爷，土地不多，

主要从事商业经营。县城里的大街上有他设的当铺，观庙集上有他开的布店、米坊、肉架、盐行，家资颇富，住着十几间瓦房，三层庭院。这天欢庆小年，易三爷一起床就换上件青兰色缎袍。为了迎新年，辞旧岁，亲自招呼管家们把正堂屋里里外外布置一番。后墙上高悬着一块“积善堂”的匾额，靠墙放着一张红漆条几，条几中间供着老祖宗的牌位，前面的香炉里香烟袅袅，左边供着财神爷，右边供着送子观音。东边墙上挂着“寿”字大条幅，西边墙上挂着一幅咧嘴红石榴画，上面还用篆书写了“多子”两字，画两边还有幅对联：“庭前兰吐芳香玉，掌上珠生子夜光”。堂屋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靠东西墙各摆着两张太师椅。

夕阳偷偷地溜入地下，山镇慢慢地蒙上了黑纱，庄户家燃放起鞭炮，空谷里劈里啪啦响起了爆竹声。

易家堂屋里点燃了四支“长寿”金字蜡烛，合家老少欢天喜地庆贺天伦之乐，围坐在八仙桌旁，桌子上摆满了菜肴，有清香软嫩的“雪花鱼仁”，有焦黄脆甜的“蜜炙肉块”，有鲜汤利口的“口蘑烩鸭舌”，又有皮酥肉滑的“油炸果子狸”。

“坏啦，听说大少爷被土匪逮去了！”老管家一边喊着，随手呈上一封书信。

易三爷没有看完信，便两眼一黑，晕倒在太师椅上。

难怪易三爷经不起这场“劈天大祸”，他早年无子，南寺烧香，北庙求佛，四十岁头上，感动了观音老母才送来这

个“宝贝”，视如掌上明珠，是易家唯一的传宗接代人，老三爷的命根子。

“天呀！”“妈呀！”“咋办呀！”的哭叫声，杂着山间的犬吠、鞭炮声，把一个观庙小集闹得好象“油锅里放一把芝麻一一全都炸起来了。

不到五天，六百块银元送到了潢川小南海，交给了一个身背白土布搭裢，一头画着太极图，一头画着八卦阵，中间写着“指示迷津”的卜卦人。

这人叫张禹仁，是易宗邦的好同志。他们为了贯彻执行曾小营子“三县联席会议”精神，千方百计为大荒坡暴动筹集经费，才演出这一出“巧借东风”的拿手“妙戏”。

张禹仁，住固始城内的单家塘沿，父亲是当方有名的富翁，拥有课租千石，佃人成行。通常的豪门子弟，从小就应该打上当然的统治人民的烙印，可是张禹仁并不如此。他的生母原来是丫环，后来被父亲收到房里为第三房姨太。在那吃人的社会里，这样卑贱的社会地位，一直受尽同家本族的冷眼相待，时而和长房生的两个哥哥吵嘴磨牙，赢得的却是一阵咒骂或几记耳光。年长之后，他不甘忍受这种不合理的家庭待遇，外出求学，赌气几个寒暑假日也不回家。

是党的指派，大荒坡暴动的需要，这年张禹仁回固始过了春节。表面上和大家一块互相祝贺，背地里留心观察着怎样为暴动筹集经费，多次向母亲宣传革命道理，让受感动的

母亲取出一生中的积蓄和一支翡翠镯，并私下带走据说是文天祥用过的砚台，通过邱祥训变卖成三百块银元。

一切为了革命暴动，筹经费，备物资，购枪支，已成为南五县特委成员和他们领导下的党员、骨干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太阳一会儿从云缝中探出头来，一会儿又缩了进去。

从固始通往潢川的道路上，有一辆撑着布篷的人力车，行至伞陂寺集东二百米的地方，嘎的停了下来。车上一位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中年人，腰间斜挂着一支二十响手枪，一双肥厚的眼皮挤成一条线，胖得象头肥猪，鬼鬼祟祟，欲进不前。看样子是不愿通过伞陂寺西行的。

说时迟，那时快，在伞陂寺工作的朱树川、胡日新、尚幼予、刘钻志、张志新、费醒初等六位同志，一下子从炮楼里走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行，来到人力车旁边。那个家伙看五、六个彪形大汉，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下可“驴头不叫驴头一一长脸了！”他伸手从腰间抓短枪把，准备持枪顽抗。朱树川手疾眼快，一个箭步飞上前去，枪口对准了那个家伙的脑袋。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那个家伙丢下手枪，举起双手。

“向前十步走！”

那家伙背过身子规规矩矩往前走了十步。

朱树川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家伙弯起腰深深一躬，垂手而立，露出笑脸说道：“长官！小的奉上司差遣，来东乡催军饷的。”

“为啥干这坏事？”

那家伙哭丧着脸，哀求着说：“长官，小的为着混碗饭吃啊！你我素不相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井水河水，各不相犯。高抬贵手，行行方便让我过去吧！”

“哪机关的？”

“长官，小人是潢……川……”那家伙结结巴巴说不出来。

拉车的李师傅一斜身儿，跑到他面前，怒吼道：“你装什么洋蒜，刚才还对我说你是潢川警察署的，是专门催促各乡民团消灭共产党的！”

这小子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两腿一软，噗通跪下，瘫到地上好似一堆肉。经过盘查，他带的有身份证明和介绍信，证明他是国民党潢川县党部派去东乡布置反共任务的。

朱树川手持盒子炮，逼视着说：“我代表潢川东乡的共产党，处决你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坏家伙！”

“叭，叭”两声枪响，那家伙伸腿瞪眼，归了西天。

惩办一个坏蛋，缴获一支手枪，同志们对这次意外的收获打心眼里高兴。

大家合计一下，到此时止，加上宋绍武、姚老四他们从武汉带来的枪，暴动队伍总共筹集了长短枪十四支。

部 署 暴 动

冬去春来，在这辽阔的豫东南平原上，正是草木复苏，农事方兴的季节。

伴着苦难和仇恨休眠了一个冬天的大荒坡，在丽日和风的煦拂下苏醒过来了。她敞开宽大厚实的胸膛，等待着人们的耕耘。在这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里，英雄的大荒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顽强地斗争，顽强地生息。如同相信严冬不能永远主宰大地一样，这一年一度的春风给人们带来新的气息！更加激发了人们的这种希望和信念。

大荒坡西去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冯家岗，岗上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名叫冯新宇，学生出身，早年在南开第一师范读书时，曾经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后来受豫东南特委指派，回到家中负责潢川东乡党的联络工作，他的家实际上成为豫东南党的交通站。1928年3月16日，南五县特委的紧急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早在“八七”会议后，中央指示“河南于9月10日与两湖一致的举行秋暴。以河南省暴动掩护保障湖北暴动的胜利”。而河南省于9月25日才接到这一通知，已逾期半月。但河南省委还是召开了会议，讨论、部署了秋收暴动计划，限期发动暴动。豫南特委因不能执行命令，要求“此次动作，其经过时间性愈长愈好，又能经过长久的时间，必须事前有

尽量的准备工作。”省委以为，这是“蔑视省委命令，不能发展工农群众，在斗争中犯了很深的军事机会主义”错误，给像南特委“全体委员应予以警告”之处分，“勒令”解散豫南特委，并拟出暴动计划，“河南不能再迟。”1928年2月初，河南省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建立南五县特委，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厚之担任了南五县特委书记，龚逸情、范易、陈维光三同志为特委委员。因汪厚之、范易二同志当时在开封工作尚未到职，南五县特委并未实际成立，直至本月中旬才正式开展工作。鉴于建立南五县特委时，河南省委“限一月之内在潢川一带发动暴动”。汪厚之到职后，听取了潢川县委关于农民运动情况的汇报，并亲临大荒坡附近的冯家岗，召开了这次由特委委员，潢川、固始、商城三县部分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南五县特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大荒坡农民暴动的问题。

冯新宇的住宅，是一个标准式的农家小院，四合房子，经受多年风雪的屋上盖，有的茅草已沤烂，破旧的前屋山有两处张着可以插进去头的嘴巴，这告诉人们，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主人没有修复的能力。只有院里的小草偷偷地钻出土来，冒出嫩芽，表明早春给它带来了生机，与严寒搏斗取得了胜利，坚定而勇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季节到来了。

人们围坐在三间堂屋里，汪厚之站在中间的一张四方桌旁，取下八角帽，露出发头，显得那么英俊。明朗的长方

形脸膛上，有浓黑的剑眉和一双敏锐的眼睛。宽阔的额角又得很高，前额有几条象征着斗争智慧的额纹，与准直刚毅的鼻梁烘托着，透露出了他乐观、直率而热忱的性格。从敞开半新的兰纱卡叽中山服中，显现出坚实的胸膛。他整个魁梧的身材，象似钢铁铸成的。这个处事果断，精明能干的青年，朴朴实实，谈笑风生，浑身乡土气息，做官不象官，一点也没有大学生的架势。

汪厚之环视一周，面对众人说：

“同志们！去年八月，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会议，要我们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目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南麓燃起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我们也要在大别山北麓点燃革命之火，让大别山成为革命的火焰山！今天，请大家对这次大荒坡暴动问题发表意见，谈一谈具体看法。”

话没落音，与会的人们纷纷议论开了。

有的说：坚决执行省委限期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时间越快越好。

也有的说：围攻张上寨，消灭张秋石，没有什么问题，还不是跟“捉笼中鸟，逮瓮中鳖”那样容易！

还有的说：一切都准备齐了。只等特委一声令下，就可以把三十多条枪搞到手！

至于暴动时间，大家议定为3月18日为好。

会场讨论热烈，无非全是些打开张上寨，活捉张秋石之类的话。

听到人们的发言，坐在人群中的江梦霞，心里敲起了鞭鼓：过低地估计敌人，过高地估计自己，必然导致暴动的失败。不说吧，凭数年革命之经验，勿勿忙忙地举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得到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告终；发言吧，看他们一个比一个冒失，左倾盲动，想的全是“过五关斩六将”，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关云长还会“夜走麦城”。他沉思了一会儿，心里想到，党的事业重要，人民的利益重要。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他回顾：大革命失败后，宁汉合流，国共分家，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全国性的大屠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掉一人”。多少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归，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头掉了不就碗大疤！”想到这里，热血一涌，大声说道：

“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张秋石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年前他家被打死七口人，必然有所戒备。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准备工作很不成熟，还是推迟日期，待适当时机动手为好！古人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千万不能犯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

众人注意地听着，思索着。

全场人都口头赞成“三一八”暴动，有些人本来不同意

在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嘴里也不敢说，瞠目结舌，噤若寒蝉，只有江梦霞一个人大胆辩论，力主延缓暴动日期，会招致怎样的后果呢？徐智雨捏了一把冷汗！

室里顿时哑然，一片寂静，只有自由自在的春风悄悄地钻进会场，吹着窗棂上的纸，偶尔发出啪啪响声。

会议的主持者、对暴动急如星火的汪厚之，听不进江梦霞的意见。胸膛充满革命热血，头脑膨胀着“暴动、暴动、再暴动！”中央有指示，省委有命令，“限一月之内在潢川一带发动暴动”，要求大家“为的是争得一个忠实同志，至死要服从党的命令，虽死犹得瞑目于九泉！”他提出警告：若有人敢于拖延日程，以抗拒组织，取消党籍论处。这时再无人敢持异议。最后强行通过“三一八”举行大荒坡暴动的决定，并对暴动队伍的组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夜色茫茫，北斗横空。

会散了，人们分头进行着紧张的暴动准备，可冯家岗交通站的灯火，却一夜没有熄。汪厚之亲自指挥留下的同志们，有的写传单，有的写标语，有的写苏维埃政府文告。按照他心中想象那样，以便在暴动成功后张贴。

战 前 动 员

3月17日，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

大荒坡的春天是美丽的春天。

大荒坡的春天是萌育着战斗的春天。按照前一天特委紧急会议的布署，暴动队伍必须在天黑前全部到达红盆窑集中。

红盆窑在大荒坡正南，相距十里之遥，属浅山区。四面高中间低，宛如盆地。据说百年以前，这里产过红盆，烧出的红盆，盛着菜饭，常年如新，深受称誉，畅销江淮之间，因而红盆窑也远近驰名。后来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被迫停产。窑洞依旧，在遮天蔽日的茂密森林覆盖下，前拥后簇，岐路纵横，真象一座迷宫。这里的景物一年四季变化多端，春天是一片浩瀚的花海，清香弥漫，花雨缤纷。夏秋季节，浓荫蔽日，果实累累，沿着蜿蜒的林间小路，象是穿行在一道绿色峡谷的中间。冬天，弥漫着萧森肃杀的气氛，寒风回旋，枝条相击，凄切呼啸，好似万马竞走。在这大别山北麓的浅山区，这幽深而神秘的红盆窑，真是一块绝好的农民暴动队伍的集合地。

选择在红盆窑集中不仅地势优越，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这里党的工作活跃，群众基础好。

红盆窑往东不远的村庄上，有一户地主，拥有百十石课，种着两头牛的庄稼，衙门口，高门楼，进得去，出得来。他

的胞侄在国民党十二军任应岐部任少校参谋，周围的绅士，地保逢年过节都要向他“进点贡”。他有个儿子叫王正仁，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在潢川省立第七中学读书时入了党。“七一五”事变后，受组织指派回到家乡从事党的工作。他利用家庭的社会地位，组织农协会，办起了红学，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革命活动形式多样，宣传政治效果好。不限于农协会会员，就连红盆窑周围的群众也都学会了《农友歌》。

“叫声农友们，
你呀你细听，
共产党来救穷人，
农友翻了身。
打倒土豪和劣绅，
我们当家作主人，
哎呀呀，
我们当家作主人。

叫声农友们，
快把农会进，
手拉手来团结紧，
推翻旧乾坤。
彻底铲除封建根，

我们不再受欺凌。

身为党支部书记的王正仁，在家以豪门公子为掩护，头戴大礼帽，眼挂墨色镜，手提画眉笼，拄着文明棍。出外则穿起长大褂，骑着小黑驴，带着护兵，挎着二把盒。尽管张秋石对他早有戒心，但也无可奈何。在特委紧急会议上，他主动提出暴动队伍来这里集合，并通知党的积极分子和农协会会员，做好站岗放哨、加强保卫工作。

夕阳西下，余晖满天。三三两两的暴动队员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红盆窑。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一抹残照正从那棵断了杈的枝头上悄然隐去，红盆窑里升起了淡淡的暮霭。

暴动队伍集合起来，按各人的身体状况、年龄大小等具体情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南五县特委、潢川县各支部负责人和七中部分师生 30 余人、多为外地人，攻打正面。又从中挑选胡日新、费醒初、刘禹偁、姚老四、张志新、朱树川等 13 名骨干，由范易率领，带着这次暴动的全部枪支 14 支长短枪，组成突击队，担任突击寨门的任务。其余拿红缨枪的编为守护队，由龚逸情带领。另一部分为冯家岗、徐家寨、大荒坡附近的农协会会员和群众七、八十人，多为本地人，由王正仁，宋绍武率领，攻左右翼，包围张上寨，封锁道路，传送消息。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更有效地进行突击作战。

特委考虑到江梦霞在会上公开反对这次暴动，是十足的右倾思想，视为不可靠分子，取消他参加暴动的资格。鉴于当时正值暴动前夕，只说他年岁较大，身体不好，留在红盆窑，待暴动胜利后，再严加惩处。

军纪森严，部署停当。

汪厚之全副武装，作了出发前的动员讲话：

“同志们，我们这支暴动队伍，要象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张上寨。打击的对象就是张秋石，消灭这个大坏蛋，为穷苦农民报仇！我们要听从指挥，奋勇杀敌，不怕牺牲，取得大荒坡暴动的彻底胜利！”

队伍行动了，一阵长龙似的影子，消失在茫茫夜空里。

荒 坡 鏖 战

夜空扫荡着空旷的原野，象成群的脱缰之马发出凄厉的呼号。大地万籁无声，人们正在熟睡，除了寒风的喧嚣和偶尔有几声稀疏的犬吠外，一切生物似乎都停止了活动，只有满天星斗泛着苍淡的白光，照射着暴动队伍悄悄地向张上寨行进。

人们卷掩着红旗，横拿着武器，走路提着脚跟，过岗躬着身子。即使偶尔发出一缕铿锵的武器碰撞声，也会得到前后队员们的严厉制止和批评。

大约走有五里路的光景，突然前面传来口令：“停止前进！”霎时间，大伙儿都静静坐在原地上，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焦急地等待着新的行动命令。

原来队伍出发前，特委明确规定，先到马岗集夺取固始县税务提款委员带来的六支枪，增加力量后再打张秋石。可是，据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马岗集上还在唱戏，六个提款委员也混杂在看戏的人群中。特委考虑戏场人多，不便下手，倘着鸣枪惊动了张秋石，岂不误了大事。于是，命令队伍转向西北，从速前进，直捣张上寨。

由于几经周折，耽误了时间，队伍接近大荒坡时，早鸡已经报晓。这时参加暴动的当地人，情绪有些动摇，担心天亮互相认识，暴露身份，以后无法在本地安生，提出推迟暴动，要求改期。特委想到这么多人，集中不易，时间拖延，

倘有泄密，敌人先下手，后果不堪设想，决定继续前进，按原定计划执行。

正当暴动队伍包围寨子，准备攻打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原来张秋石正为年前被杀的家人“五期”超度亡魂。人们看到，经过道士们连日喧吵的张上寨，活象一座魔窟掩在夜的黑纱中。老奸巨猾的张秋石，自一月前吃了亏，就日夜提心吊胆，加强防备。在他为祖母、母亲做超生大斋结束的日子里，更是百倍戒心，调集武装防护，寨门紧闭，吊桥高悬。团丁们日夜值班站岗，他自己则亲自巡逻，喳喳呼呼，虚声恫吓，为守寨的团丁们打气壮胆。

暴动队伍接近寨门时，寨内的人多数未睡，一听到外面有动静，一面紧闭大门，一部分团丁爬上屋脊向外打枪。此时，暴动队员在汪厚之的指挥下，范易带领的十三名突击队员勇猛地发起了攻击。这批机智勇敢，精明强干的突击队员们，静时如山姑，动时似猛虎，怀着对张秋石的憎恨，迅速接近了围寨。他们不畏险阻，奋勇当先，各展所长，紧密协同，直奔寨门，都想争先打开一个缺口，让暴动队伍顺利通过。

这个突然的袭击，使张秋石慌了手脚，惊恐得象一支疯狗，他恨透了共产党。上次进了寨子被打死的七口人，其中就有他的亲娘。而他自己要不是往阴沟里钻得快，险些送了命，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头皮发麻。今天这斋事未了，

共产党又来攻寨，再一次陷进这吉凶未卜的险恶境地。这时的张秋石涨红着的脸上充满杀气，胸膛仿佛要爆裂开来，他一面组织力量坚守村寨，一面吼叫着指挥团丁猛力反扑。

交火一开始就打得相当激烈，敌我双方憋足的劲儿一下子迸发出来，谁都不放过谁。范易命令突击队组成猛烈火力，向寨内射击，随着枪声的怒吼，倒下的几个团丁，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就在这时，从寨里泻出一排猛烈急击的子弹，来不及躲闪的队员被击倒两个，队伍中顿时出现了混乱，紧迫的情势已不容许再有任何犹豫。两名突击队员提着两铁壶酒精，跃出掩体，冲至寨门前的稻场上。将酒精泼入草垛，随即把草垛点着，烟雾弥漫，火光冲天。

在火光的映照下，突击队员个个英勇异常，飒爽的身姿却浮雕般地显现出来。这时刻，明与暗，生与死，善与恶，正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熊熊火光把苍空映得通红，夜风里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拼杀的声波在大气里震荡，火的升腾，铁的铮鸣，光的辐射，血的喷涌，汇成了汹涌的色光声味的洪流，这是奉献给我们伟大党的馨礼，证明她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忠贞，血可流，头可断，也要为走向“武装割据”的道路而进行一次英勇的尝试。

攻寨在激烈地进行着，出现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火声、枪声、惊动了周围的红枪会，他们到处吹号角召

唤，从四面包围上来，枪声激烈，号角连天，形势急剧恶化。队员们立即展开了政治攻势，向他们高喊：

“穷人不打穷人！”

“红学不打红学！”

“我们是杀富济贫的队伍！”

“我们打的是土豪恶霸，替穷弟兄谋利益的。”

“我们打张上寨，捉张秋石，是为穷苦人报仇雪恨的。”

……

当地“红学”原是共产党的外围力量，接受过一些教育。听到喊话，便停了下来。但是另一些反动的“红枪会”亡命之徒则拼命向暴动队伍进攻。这时，张上寨里的民团倾巢出动，凶神恶煞般地向我猛扑过来。我全体队员精神抖擞左冲右杀，各自施展出全部的刺杀本领，同敌人展开着殊死的较量。

格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眩目的刀光，喷溅的血雨，剧烈的搏击，惨厉的呼号，仿佛要把这张上寨兜底翻转过来。

时间、空间、意志、速度、在无情地考验着敌我双方，一阵比一阵更加高亢的鸡啼声，伴随着枪声、杀喊声催唤着黎明的降临。

尽管我全体队员英勇奋战，由于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加之天色放明，当地人无心恋战，队伍被敌人分制成三截。这时特委下令往灌河方向突围，共产党员、农协会员冲锋陷

阵，杀出一条血路，少数队员在突围中牺牲，大部分同志突出重围，汪厚之、龚逸情等同志不幸被俘。

血 染 荒 坡

黎明前的黑暗，紧紧裹缠着血和泪浸透了的大荒坡，慈悲的夜神迟迟不肯卷起她的帷幕，仿佛不忍心过早地呈现出这深重的创伤。

3月18日上午。

张上寨熙熙攘攘，人声喧哗，大门外两班吹锁呐的个个鼓着腮帮争强斗胜；门楼里靠着两根三眼枪，树上挂着大火鞭。为了防止意外的突然袭击，两班荷枪实弹的团丁，个个象凶煞恶鬼一般，在院内外来回晃动。

折腾一个整夜的张秋石，坐在大圈椅上，得意地捻着鲇鱼胡，亲自为四方送来共产党的反动红枪会头子接风，庆贺胜利。按说他应该高兴，而他的脸上却看不出一点笑色，只是低着头，搂着个白铜水烟袋，咕咕噜噜，一个劲地吸，烟雾不断从鼻孔里透出来，好象忧心忡忡，有朝一天共产党还会打进寨子，不可避免地遭到一场灭顶之灾。

被抓的暴动队员分两处关押，庭屋里关的多属认识的本地人，佃户毛西山牛屋里关的多是外地人。审讯室设在西厢屋里，这是张秋石专门摧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场所。它犹如传说中的阎王殿，屋内摆着木棍、皮鞭等各种刑具，站着十多个满脸横肉的凶手，有的脱掉右胳膊的棉袄袖子，捆在腰带上，有的手里提根皮鞭，背后别着刀，满脸杀气，恶狼般的两颗绿眼珠闪着凶光。

张秋石带着两个团丁，杀气腾腾地走进西屋来，审讯开始了。

“你们是共产党？”张秋石明知故问。

汪厚之、龚逸情、范易等横眉冷对这只恶狼，没有搭理他。张秋石得到的是一个愤恨而鄙夷的沉默。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张秋石穷凶极恶般地拍着桌子又一次发问。

“是共产党又咋啦？”汪厚之平静地回答。

“共产党敢打我的围寨，好大的胆子！”

“一点不错。”平静地回答里充满着自豪。

“嗯，还有，年前你们打死我家七口人，我跟你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张秋石发疯似地狂叫。

“可惜，没有把你这条害人狼杀掉！”

“杀掉我，嗯！今天落到我的手中，随时都可以杀掉你们！”张秋石干瘪脸上掠过一丝狞笑。

“我们共产党人和劳苦大众，是铁打的硬汉。我们捉拿象你张秋石这样的土豪劣绅时，脖子上系着红布条，就是不怕死的标记。再过二十年，我们还是英雄好汉！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全国劳苦大众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了我们，共产党打回来，会给我们报仇的！你张秋石一定得到同样的报应。”汪厚之沉着地说。

“我今天就杀你，看谁来给你报仇！”

“等着瞧吧！要杀就杀，要砍就砍，少废话！”

张秋石无计可施，声嘶力竭地向团丁们连声乱叫：“给我打，打，狠狠地打！”

皮鞭呼呼地落到汪厚之身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皮鞭在汪厚之身上留下道道血痕……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豆大的汗珠从汪厚之的两额上不断地渗滚下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头昏眼花，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报告中队长，他昏过去了。”团丁们赶快向张秋石报告。

“喷！”凶狠的张秋石趴在桌案上，气急败坏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一盆冷水接着一盆冷水，向汪厚之身上泼去……

万恶的张秋有看吊打还不解恨，又把汪厚之的十个指头钉上了铁钉，尔后用几把烧红的烙铁轮番在光脊梁上烙……在敌人面前，在严刑折磨下，汪厚之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浩然正气。

张秋有黔驴技穷，担心夜长梦多，决定当天全部杀害以解心头之恨。

午后，乌云低压在大荒坡的上空，大地挂上了昏沉沉的灰色雾幕。

张家上寨挤满了被大刀赶来的人，被捕的队员五花大绑带进了会场。

当人们看到汪厚之等人的身上伤痕累累，鲜血顺着身子往

下滴，一步一个血印时，有的背过脸去，不忍看这惨状，有的暗暗哽咽，在背地里擦眼泪。

汪厚之的胸中燃烧着怒火，昂首挺胸，镇静、从容地走到大场子中央。

巍峨的大别山，大荒坡的乡亲父老，更激发了汪厚之心中的情感。为了祖国的河山更美好，为了受压迫的人民得解放，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向恶霸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在想：今天，也就是现在都有可能被杀牺牲，但为党的革命事业而死，无尚光荣，只是为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遗憾！

当地的暴动队员王老五，看着这被赶来的群众，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有一起活动的农协会会员，一起放牛、帮工的伙伴，也有自己的亲属。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默默地与亲人告别。

一个团丁搬来一条高凳，张秋石站了上去，从一张瘪嘴里露出了尖利的黄牙，简直就是吃人似的，瞪起一对大白眼珠，声色俱厉地叫道：“今天，我要处决共产党的暴动分子，看哪个穷鬼再要跟共产党一起，再敢向我头上打主意，也是这个下场。到时候，莫怪我张某不讲情面。”

队员们高高地昂起头，怒视着满脸杀气的张秋石和众团丁，谁也不说一句话。

张秋石转过脸来，面向队员：“送你们回老家，还有什

么话说？”

汪厚之明白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尽全身气力，历数张秋石的罪行：

“老子要宰掉你这条害人狼，人面兽心，坏事做尽，横行无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残害良民，十恶不赦，万死犹轻……”这声音，如洪钟，似惊雷，震撼荒坡的大地，给人民以勇气和力量。

张秋石面对汪厚之的揭露和痛骂，脸上暴起青筋，歇斯底里地嚎叫：“给我割，割死他！”匪徒们立即伸出刺刀，割去汪厚之的耳朵、鼻子和舌头，鲜血从嘴里和耳朵向下流。

张秋石招数使完了，恶狠狠地说：“给我杀，快给我带走！”

一队团丁押着汪厚之、范易等十八名队员，从上寨走出来，后面跟着四个刽子手，提着象寒霜一样苍白的大刀，刀把上缠着血一样的红布。

队员们被带到上寨东北方的一座松山上，一个个神态自若，大义凛然，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横眉冷对着这个恶棍。

张秋石又来了最后一招，手提盒子枪，要亲自给这些共产党“点名”，以报杀母之仇。就在开枪之前，他接近队员时，汪厚之抢前一步，吐了他一脸血沫，顺着鼻尖往下滴。他暴跳如雷，象发疯似的狂叫：“给我砍，快！”此时，汪厚之、龚逸情等同志齐声高呼：

“共产党是杀不完的！”

“革命一定会成功！”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们抡起了大刀，汪厚之等十八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倒在血泊里。队员们牺牲了，残无人性的张秋石余恨未消，命令刽子手王大头取出烈士们的心肝，以备饮酒庆功，尔后发出一阵狞笑。

烈士们的心肝挂在匪徒们的枪杆上，鲜血淋淋，染红了松山，洒在大荒坡的土地上。

天昏昏，地沉沉，流水在呜咽，松涛在怒吼……

预 演 先 导

大荒坡暴动失利了！

令人痛心，失去了多少个党的好干部！

令人惋惜，给革命事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四月四日，南五县特委书记陈维光（魏山）同志，在潢川县南乡彭家店农民郑长荣家里，召开了潢川、固始、商城、光山、罗山、息县、新蔡七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重新组织了南五县临时特委，魏山为书记。会上对大荒坡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根据当时情况选择位于“三不管”的张上寨为打击目标是正确的。临时特委指示各县党组织，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蓄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同时，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要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小型的武装斗争，机智而巧妙地打击敌人。

大荒坡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四点：

1. 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从这次暴动的时间来看，正是瞿秋白盲动主义统治着中央。在其影响下，河南省委也一再强调迅速组织暴动。“八七”会议通知指示“河南于9月10日与两湖一致的举行秋暴，”而这一指示9月25日才传到河南，而河南省委还是召开了会议，进行贯彻。并批评原豫南特委贯彻不力，给予全体特委成员以警告处分，对豫南特委进行了改组。在这种强迫命令的逼迫下，新的特委领导无视现实，在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只看见有利

于我方的一面，没有看到敌人狡猾的一面，怀着侥幸取胜的心理，就急于行动，导致暴动的失败。

2. 指挥失误。刚刚建立起来的南五县特委，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缺乏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经验。对暴动队伍的彼此联系，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更没有进行全盘而周密的考虑。队伍从红盆窑出发，本应直捣张上寨，但中途却绕道马岗、往返耽误时间，队伍中的部分成员担心天亮见到熟人，要求改期，已失去必胜信心。因而战斗打响后，意志不统一，行动不一致。进攻中，也没有组织防备力量，遇到来援的反动红学，失去了战斗的主动权，使暴动队伍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3. 群众发动得不成熟。当地群众工作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尚未真正发动起来。接受我们领导的，只是个别开始觉悟了的少数人。因时间短，又没有条件广泛宣传，所以党的政策主张以及阶级压迫的道理，没有被广大群众所了解。对附近的红学、大刀会等群众组织也认识不足，事前没有做好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也没有向他们打招呼。攻寨中不仅没有配合，反而造成误会，成为张秋石帮凶，使暴动队伍陷于孤军奋战，腹背受敌的境地。

4. 敌人情况不明。张秋石吃过亏，已有高度的反革命警觉，所以在办丧事期间，加强布防。在没有做好侦察工作的情况下，举行暴动，当遇到敌人固守，几攻寨门不克时

仍未改变战术，蛮干硬拼，未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造成战略有误，暴动失败。

大荒坡暴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豫东南一带为时较早，规模较大的武装暴动，是党的“八七”会议的产物，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在短期间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的影响下，这次武装暴动失利了，然而它揭开了豫东南武装斗争的序幕。是豫东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壮举。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撒下了革命种子，号召和动员了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坚持武装斗争，为探索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而进行了一次英勇斗争的尝试。也使豫东南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从总结经验教训中加深了对武装暴动的认识，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正确道路。所以，这次武装暴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是引导豫东南人民踏上胜利道路的新起点，坚定了革命斗志，增长了革命才干，为以后党胜利地领导豫东南地区的商南起义及其它起义，建立红军，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起了预演和先导的作用。

大荒坡暴动，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豫东南统治的丧钟，在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丰功伟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今天，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 95 周年的讲话

那样：“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在大荒坡暴动中壮烈殉难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后 记

三十多年来，我在多场革命传统报告中，每当讲到英雄人物为革命牺牲时，心情感到激动，声音为之哽咽。多次行至蓼北路与淮河路交叉路段时，眼前会浮起我中原野战军解放固始攻打北门，有数百人牺牲；由中山大街东门坎步入关下，心头会联想当初的东门城楼上曾挂着烈士易干福的头颅；抗日志士张维忠面对屠刀拒任“日本维持会会长”，被日寇用刺刀从左耳门刺进，壮烈成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金寨县调研时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进一步受到启迪。于是将多年来积攒的、收集的、残存的，时限在建国前固始籍或在固始战斗过的外地志士，计 22 位烈士的英雄传记，连缀一起，编纂成册，取其名曰《固始英烈谱》。

固始是革命老区，在战争年代，有 3.5 万多人为国捐躯，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詹谷堂，在敌人监狱里，咬破指头，用鲜血在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而后壮烈牺牲；第一任县委书记蔡仲美被其堂叔民团大队长枪杀于张广庙的杨井岗；南五县特委书记汪厚之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面对民团头子，吐了他一脸血沫，而后倒在血泊里；游击大队长张英理，被敌人用铁丝穿通手掌、锁骨，投进沸腾的一口大开水锅里活活煮死；共产党员女游击队员晏永香，所带小分队一次遭敌人尾追，为了掩护同志们脱险，她独自冲出，把敌人引离二十华里，到金岗台附近的一处悬崖，纵身跳下大板

山深谷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

同志们，当你吃过早饭走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紧张工作的时候，当你品尝着香茗，摊开报纸或者网上聊天的时候，当你工作之余携带着爱人和“宝宝”悠闲散步的时候，当你应酬亲友步入酒楼、歌吧、电影院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今天的幸福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拼出来的呢？

这些先烈在民族遭受屈辱和磨难之时，表现出的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表现出舍生取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在生命抉择之时，表现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坚定信念；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固始儿女。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换来了人民幸福安康、笑语声欢；换来了清风明月，朗朗乾坤；换来了直管固始、进步发展。

我已年逾古稀，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总感到工作退休了，党员没有退休，爱国之志不能减，奉献之心不可丢。趁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陆续整理一些固始红色资源，以铭记历史不忘先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把缅怀革命先烈的热情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动力，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是一种义务，是一种荣光。能“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我的老年“中国梦”。

编 者

